

大學章句疏證

艸野忠次

大學章句序

大學者、學宮之稱也。大學小學之稱、又見小戴王制、大戴保傅、漢食貨志。而大學之名、又見學記樂記祭義。莫非學宮之稱也。——大田錦城、大學原解

三代學制、禮典所載、與孟子所言不合。——伊藤東涯、大學六議

蓋學分大小、經無明文。祇王制二句、亦漢文博士之書。——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呂氏春秋、尊師篇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王事具矣。——荀子、大略篇

大學二字、見於秦以前書者、僅此二條耳。皆爲天子學宮之名。——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按荀子大略、乃與呂氏、均秦儒之所錄也。大學之名、三代之所未聞也。——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愚按、大學之名、雖不見於金文、而小學之名、見於大孟鼎及師殘毀。而麥尊有辟雝、靜毀有學宮。學

宮、卽辟雝之別名也。然則金文辟雝學宮、蓋略似秦漢古書所謂大學者也。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

官、所由設也。

二八

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法言、問道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篇

趙注云、書、尚書逸篇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氏、襄公十四年傳

問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朱子曰、然。——朱子語類

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章句序所敍學制、蓋據大戴禮白虎通爲定也。要之周衰先王之禮不復全行、諸侯惡其害己也、皆去其籍。孟子之時、既不可知其詳。加之秦燔之禍、漢挾之禁、斯文之厄極矣。西京諸儒、掇拾乎煨燼殘簡之餘、以傳聞異同之說、傳想像意度之見。故諸書所載、且有異同。予謂、八歲小學、十五大學之制、因漢儒之所傳、斟其宜行、立以爲中制、則可矣。謂此唐虞三代之制而夫子所傳、則未可知也。觀夫子之教人也、闕黨童子居其位也、與先生並行也、從其所爲而不問。其家庭之閒、及獨立趨庭之時、始告之以詩禮。則前此亦未有告可見矣。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則可。而本之則無。子游以此過之、而爲子夏所斥。夫子之教人、與夫子門人之導其弟子、亦不必拘其年紀也如此。然則三代學制、當據孟子之言識其大者可矣。——伊藤東涯、大學六議

愚按、八歲小學十五大學之說、與金文所言不合。麥尊之辟雍、靜殷之學宮、習射焉者、不可謂必十五

「遊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者是也。而漢志又云「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今熟讀大學篇，則無所謂辟儒之風。雖非孔氏遺書，亦孔氏後學之好著，與論孟中庸伍者也。二程表章之，宜哉。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愚按、寂滅之教者、謂佛氏之教也。涅槃經云「寂滅爲樂。」宋之學者陰採佛說者多。如朱子大學意句，亦是類也。然而其所以不爲佛氏者蓋以佛說爲高遠而不切日用也。云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能言其真意也。蓋宋儒之採佛氏、乃在其高遠哲理。而其不適於儒家之教者、悉去之、爲自家藥籠中物也。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

愚按、宋史道學傳云「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此則以周氏爲宋學開祖也。程伊川所作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此則以程明道爲宋學開祖也。朱子伊洛淵源錄、乃以周氏爲首。其意可見矣。蓋公論也。二程子受學於周氏。其知聖人之學也、實始于此。然以明道爲開祖、何哉。蓋周氏少混道家說。而表章大學中庸二篇、實始於明道。此其所以推明道也。道學傳又云「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

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編、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朱子此序、亦以是意述之也。

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愚按、宋史道學傳、又云「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程朱之學、可謂得知己矣。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淳熙四年夏、論孟集注或問成。十六年、序大學章句及中庸章句。——江永、考訂朱子世家
愚按、淳熙己酉之年、即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也。此年、帝傳位於光宗。又在金朝、則世宗卒、太孫章宗立。在西洋、則公元千八百八十九年、而有第三次十字軍東征。而我源賴朝開府於鎌倉、乃在淳熙十三年。

大學

朱熹章句

注〔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大舊音泰。劉直帶反。——陸德明、經典積文

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同上

大與太同。猶大禮大樂之大。尊而無加之稱。大學者、謂太之上學。——伊藤東涯、大學定本釋義
大、音泰。讀如大宰大子之大。蓋尊稱也。——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大」、小大也。說文曰「天大、地大、人亦大。故象人形。」徒蓋切。——廣韻、去聲十四、泰部
「泰」、大也、通也。古作太。他蓋切。——同上

「太」、甚也、大也、通也。周禮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宋書曰「太史掌歷數靈臺、專候日月星氣焉。」
經典本作大。——同上

愚按、云今讀如字者、以爲小大之大也。

子程子曰

按程氏遺書、此伊川先生語也。公羊春秋隱公十一年傳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又墨子所
染篇、稱墨子爲子墨子、亦是也。

大學孔氏之遺書

愚按、伊藤仁齋、嘗辨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其證精密可見矣。蓋大學之書者、成於孟子以後。何者、以其
所言孟子之後更加存養之工夫也。孟子唯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大學、乃
加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其說不啻爲初學入德之門、亦學者終身之工夫也。二程表章之於前、晦庵顯
彰之於後。可謂有所見矣。

蓋大學自脩身至平天下、誠聖教之極致也。然而推究至乎正心誠意格物致知者、則是後儒演說、而非孔門
之講義也。如宋儒以謂孔氏遺書、輒出其私說。不足以憑信。——豐島豐洲、論語新註

而論孟次之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朱子語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韓詩外傳卷三

其此曰大學之道者、不過假大學以述治平要義耳。其論大抵與孟子相符。孟子勸時諸侯以行王政。所謂王政者、若文王之治岐、是也。今之諸侯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是孟子之意也。故曰「天下之本在國。」此篇亦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后天下平。」又于平天下節、亦言國而不言天下。其以國言之、可知也。又所引之詩「前王不忘」、「其命維新」、「緝熙敬止」、皆引證文王、以終一段之義。亦師文王也。君子先慎乎德以下、暗斥時弊。豈學校教人之語哉。其非爲大學設之、亦可見矣。——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愚按、道者、本道路之名、人之所由往也。論語陽貨篇云「道聽而塗說。」皇氏義疏云、「道、道路也。」說文云「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引申之以爲行所由也。故此篇傳之十章云、「君子有大道。」鄭注云「道、行所由。」大學之道者、在大學教人之所由、蓋謂大學教育之本旨也。

注〔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此伊川先生說也。親、新、古字通。韓非子、亡徵篇云「親臣進而故人退。」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云「親讀爲新。」尚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馬融本、新作親。大戴禮文王官人「誠忠、必有可親之色。」逸周書、官人、親作新。

注〔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學之義、古人有數說。鄭氏玄以博學言之。大、疑是博大之義。劉氏炫讀爲直帶反。（經典釋文）是也。司馬氏光曰、學之大者。略同鄭說。呂氏大臨曰、大人之學。王氏守仁從之。二程以大爲大人、學爲學校。朱子從之。但呂氏、大人以德言、朱子以年言。今徵諸古書、皆無憑據。呂氏春秋、尊師云、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荀子、大略云、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王事具矣。大學二字、見於秦以前書者、僅此二條耳。皆爲天子學宮之名。今從之。大學之道、謂在大學所學之道也。——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注〔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云々〕

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禮記、大學篇、鄭玄注

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禮記大學篇孔氏正義

明德、猶顯德。對玄德言之。方舜之在下、一鄉之士也。雖有聖德、民莫得識之。故書謂之玄德。幽闇之辭也。君上之德、崇高之位、民所具瞻、出一言、行一事、顯然乎天下皆知之。難可隱蔽。故謂之明德。

徵諸詩書左傳、皆爾。明之者、施行諸事以明示於民之謂也。民者、國人也。——荻生徂徠、大學解

以心爲明德、古書斷無此言。詩書左傳明德之字、皆指聖賢善行而言。以心解之、則無不窒礙也。——大

田錦城、九經談

明明德者、言身能脩明善行、而昭明於家國天下也。德明于家、則家齊。明于國、則國治。明于天下、則天下平。故下文以明明德於天下、代平天下三字。是可以見矣。——大田錦城、大學原解

愚按、左氏隱三年傳云「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

君之令德、可不務乎。」此云先君之令德者、謂先君宣公舍其子以立其弟穆公也。即謂克讓之德行也。光昭者、謂光昭其美德於天下也。即使天下之人知其美德也。若以此光昭先君之令德爲明虛靈不昧之德、則不妥也。又隱八年傳云「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此云君之明德者、謂和宋衛鄭三國以安其民之事也。若以此明德爲虛靈不昧之性、則不通也。又桓二年傳云「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此昭令德之事也。其非明虛靈不昧之德也、下文可徵矣。曰「昭其儉也」、曰「昭其度也」、曰「昭其數也」。故孔氏正義云「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

又按孟子、有求放心之說、有寡欲之說、有夜氣之說、有擴充四端之說。然未見明其德之拘蔽之說也。以此觀之、則朱子章句之說、恐非大學篇之古義也。雖然、以德爲德性之說、非無明徵於古書也。中庸篇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云「自誠明謂之性。」又云「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此以德爲性者也。以人之善性爲受乎天者也。朱子明德之說、蓋本於此。韓非子、解老篇云「德者、得身也。」禮記、樂記篇云「德者、得也。」又云「德者、性之端也。」鄉飲酒義篇云「德也者、得於身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左氏桓二年傳正義云「德是行之未發者也。」淮南子、齊俗訓云「得其天性、謂之德。」後漢書、朱穆傳云「得其天性、謂之德。」注云「不失天性、是謂德。」然則朱子以德爲德性、爲受乎天者、不誤也。但以明德爲光明之德性、以明明德爲明虛靈之德者、於古書無明徵也。朱子一家之解耳。

又按、章句明明德之解、不得大學之古義、如此。而於今世心理學、有所不合。人固有理性。然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性、則因修爲之功而成。以爲固有、則宋明之學也。以爲因修爲、則今倫理之學也。今世心理倫理之學、本於實驗實證、而其推論加精微。其說可據也。夫學有今之學、有古之學。其於實驗與推論也、今之學可據也明。然今之學由於古之學而起。閱覽學說發展之跡、以知其所由來、則史的研究之功也。沉古之學有古人研精之可見乎。乃若朱子明明德之說、則其精神所傾注、而宋學之本領寔在焉。於今其性說可見者、雖有語類及文集、而或成於門人接聞、或成於一時應酬、至如學庸章句、論孟集注、則成於其手定、拮据經營之跡、歷歷可欽矣。蓋自孔子而後、至於孟子、有性善之說、至於宋儒、有本然氣質之論。其立論、雖不及今之學、而儒家修爲之工夫、則大備焉。學者其可忽乎哉。

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皆明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卽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朱子語類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朱子語類

朱子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或問小註
又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同

注〔人欲所蔽〕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禮記、樂記篇
注〔復其初〕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莊子、繕性。

注「新者革其舊之謂也云々」

愚按、親民之親字、或如字讀、或以爲新之假借。

又按、

說文云「親、至也。」段氏注云「到其地曰至。情意懇到曰至。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謂之親。」廣韻、平聲眞部云「親、愛也。近也。說文、至也。七人切。」衆經音義云「蒼頡篇曰、親、愛也。近也。」左氏昭二十三年傳云「親其民人。」昭三十年傳云「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此以爲親愛之義也。尙書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唐、孔氏正義云「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此以爲令親睦之義也。孟子滕文上篇云「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又云「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亦同義。

新民者、化民也。朱子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僞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胤征）新民之義也。周易「小人革面。」（革）中庸「動變化。」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學記「動衆化民、化民成俗。」亦新民之義也。經解、孟子皆言「民日遷善。」遷善、卽變化。變化、卽新民也。予故言、新民者、使民變化其舊汚、而更始遷善焉。——大田錦城、大學原解

民俗浮薄也。人君仁厚之德、昭明于天下、則民變而歸厚。民俗奢侈也。人君恭儉之德、昭明于天下、則民變而歸儉。是謂之明德新民矣。雖然、新民、實明德之効也。明德之外、非有新民也。不能新民、則不得謂明德矣。故下文以平天下、爲明明德於天下。新民、爲明德之効、是可以見矣。——同上

下文解釋明德、又解釋至善、中間一章、有五新字。且引康誥新民、是非解釋新民乎。又非喚應新民乎。若三綱親民、不改作新民、則五新字、何所著落。是其易見易知者也。——同上

又按、大學篇中、可見新民之義者、實在章句所謂傳之二章。程朱二家、蓋有見于此。而大田氏亦以之爲明證。其說似不可易也。蓋盤銘之日新、乃自新之謂也。而大學篇以爲民俗日新也。此斷章以取義也。引康誥作新民、可證矣。引大雅文王之詩、亦恐斷章取義、以謂民俗新也。孟子滕文篇可徵。

至誠之德、顯明于家國天下、則民皆感動變化。明德之與化民、其事二而實則一也。吾故於大學原解曰、德明于家、則家齊。明于國、則國治。明于天下、則天下平。故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代平天下三字。是可以見矣。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孔子以化民解明德、堯之克明俊德、而黎民於變時雍、是乃光被四表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也。非民之感動變化、則不足言德之顯明也。德之顯明、則於民之變化、可以徵矣。是故明德之與化民、其事二而實則一也。——大田錦城、中庸原解

又按、大學之新民、蓋移風易俗之義也。其見於漢代之文者、往々有焉。如下。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漢書景帝紀

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師古曰、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答爲事也）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爲是適然耳。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漢書、禮樂志

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

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漢書、匡衡傳

注〔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云々〕

止者、猶自處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至善者、善之至極。若下文所敍仁敬孝慈信、是也。——伊藤仁齋、大學定本

至善、它書所不見。——荻生徂徠、大學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古本作後。下同。

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史記、刺客列傳

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管子心術下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

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內業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詩、相鼠。

止、所止息也。——毛傳

能思索、謂之能慮。——荀子、大略

〔止者所當止之地云々〕

得、謂得事之宜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止、卽止於至善之止、承上文爲言。故省於至善三字也。非謂所當止之地也。——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知止者、知人當有所止也。——清、宋翔鳳、大學古義說

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朱子語類

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朱子語類

問知止至能得、其閒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朱子語類

子語類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荀子、大略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林放問禮之本。——論語、八佾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本篇、傳十章

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漢書、文帝紀、二年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同上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同、十二年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同、十三年

物以形跡言、事以作爲言。——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帝王者、審所先^①所後^②。——管子、樞言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

近乎勇。」凡言近者、皆爲學之方也。——荻生徂徠、大學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盡心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管子、正世。

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③。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④。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⑤。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

心^⑥。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⑦。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淮南子、詮言訓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淮南子、道應訓

天子之德、施諸行事、用諸家國、以示天下。天下化之、孝悌成俗。王者之極功也。此謂之明明德於天

下。國者、王畿也。天下之本在國。故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荻生徂徠、大學解

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國、自畿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答問

愚按、明明德於天下者、上文所謂明明德也。不言平天下而言明明德於天下者、承上文在明明德而言。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也）——漢書、匡衡傳、上元帝疏。齊有二義。詩小宛篇、毛傳曰、齊正也。禮記少儀篇、鄭注曰、齊和也。齊家之齊、含此二義、於義方備。下文引詩曰、宜其家人。又曰、宜兄宜弟。凡兩言宜、此和之義也。又引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而釋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正之義也。——俞樾、達齋叢說。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正心字、大學之外、未之多見也。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獨出於此而已。——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欲誠其身、必先明善。明善之要、在於致知。而致知之功、首重博學。又古人嘉言懿行、盡在典籍。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是尙友也。——程瑤田、通藝錄

此致或爲至。——禮記大學篇鄭注

致與至、音義並同。中庸、「其次致曲。」注、致、至也。「致中和」。注、致、行之至也。祭義、致反始也。禮器、其致一也。禮也者、物之致也。注並云、致之言、至也。是其義同之證。禮器、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至。莊子外物篇、而塾之致黃泉。釋文、致本作至。皆以義同通用。——陳蕃樞、禮記鄭讀攷

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爲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朱子、大學或問

注〔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寧宗、慶元、六年（朱子七十一歲）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篇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江永、考訂朱子世家愚按、朱子每改訂注文不已。屢見於對門人之語。錄在語類。語類云「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此亦其舊本之一、今本作必自慊者、此亦絕筆之證。

又按、我國江戶時代寬文九年（公元千六百六十九年）板、寬政八年（公元千七百九十六年）重刊、儀禮經傳集解、大學篇經一章注、亦作一於善。此本、則據南宋寧宗嘉定十年丁丑（公元千二百一十七年）刊本。距朱子卒年寧宗慶元六年（公元千二百年）不遠。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同上
 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傳
 物、事也。——晉、杜預注

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朱子、大學或問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々、何事於操存也。——朱子語類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旣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同上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爲人君便當止於仁、爲人臣便當止於敬。——朱子語類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

——朱子語類

愚按、格物之義、諸說紛然。而大學篇旣無明解之文。故於今則不易窮其古義也。然大學篇後章、以切磋商爲學、琢磨爲自修。以此觀之、則鄭氏以物爲事、似是矣。而鄭氏以事爲善惡之事、朱子乃以爲事物之理。此足以見朱子之學遙過乎鄭氏說矣。古來儒家之學、殆關於善惡之事。但夫子言詩、博及乎鳥獸草木之名。而朱子亦博及乎天下之理、以爲漸及乎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蓋學問本旨、當如此。可惜矣。宋明之學、復殆終始於善惡之事、而不如夫西洋窮理之學。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按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古本作一。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韓詩外傳五

年十一、始讀大學、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脩身爲本、歎曰、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因淚下沾衣。——鹽谷岩陰、中江藤樹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注〔本謂身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立字、俞氏以爲主之誤）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淮南子、道應訓

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

——禮記大學篇、孔氏正義

本、謂身。末謂國家天下。言不脩其身、而能齊其家治其國平其天下者、否矣。——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不、否、無也。大學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言事所必無也。下文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與此文異而義同。——王引之、經傳釋詞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注〔所厚、謂家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孟子、盡心上
鄰之厚、君之薄也。——左氏僖公三十年傳

朱子答江德功書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孟子大全

大學其所厚薄而其所薄者厚、所厚所薄、皆據其人而言也。——劉洪、助字辨略
未之有也者、言自古及今、決無是事也。——大學原本釋義

愚按、孟子所厚者之所字、大學所厚者所薄者之二所字、與可同義。王氏經傳釋詞云「所、猶可也。晏子春秋雜篇曰、聖人非所與嬉也。非、猶不也。言聖人不可與戲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篇中引曾子之言。疑其徒所記。——井上金峨、大學古義

康誥曰克明德

克、能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朱子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或問小註

又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或問小註

愚按、德字見於周銅器銘。金文無明德語。而有明心二字。詳於郭氏金文叢考。

大甲曰

〔顧謂常目在之也。諛猶此也云々〕

顧、念也。諛、猶正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古文尙書、太甲上

顧謂常目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枚傳

說文云、顧、還視也。諛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尚書正義

鄭注訓諛爲正。周易未濟「有孚失是。」虞注「是、正也。」蓋是字從正。故有正義。作諛作題、並卽是字耳。——俞樾、禮記異文箋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

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枚傳

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孔氏正義。

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慮、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漢書、路溫舒傳

「變亂」、今本作變化。「雋異」、今本作異舊。依王念孫說改。

愚按、漢書路溫舒傳下文云「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威、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以此觀之、則天命者、謂天所授王者之命也。

皆自明也。注〔皆言自明己德之意〕皆自明明德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大學大全

湯之盤銘曰

盤銘、刻戒於盤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禮記大學篇、孔氏正義

愚按、湯者、謂殷湯王也。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越絕書、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云「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也。古書往々謂殷湯王為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左氏哀公元年傳

愚按、此所謂日新者、不關於德義之事。此蓋日新之原義。而世多用於德義之事。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管子、心術下

中和慎敬、能日新乎。——管子、正

日新之謂盛德。——易、繫辭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古文尚書、咸有一德

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枚傳

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孔氏正義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古文尙書、咸有一德

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枚傳

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

乃日新也。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

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孔氏正義

德日新。萬邦惟懷。——古文尙書、仲虺之誥

日新不懈怠。——枚傳

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忘、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孔

氏正義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史記、孝文本紀

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

解。——漢書、武帝紀元朔三年

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漢書宣元六王傳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漢書注

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

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

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漢書、宣元六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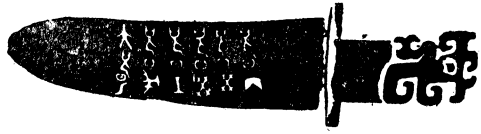
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漢書、宣元六王傳

日新其德。——漢書、王莽傳

愚按、上所載古書日新之義、皆關於德、謂自新其行也。又按、殷湯銘其盤之事、可疑矣。夫殷周青銅器之存于今者多。其銘概述所以造其器之由耳。無一銘自戒之辭者。其可疑一也。殷商銅器之起、不在其初世、而在其後代。故殷湯之盤、可疑二也。尙書中、虞夏商之篇、亦不載其自戒之辭。其可疑三也。世有採薇歌、稱夷齊所作。有麥秀歌、稱箕子所作。則皆殷末周初之作也。而其固可疑也。然大學所載盤銘、稱湯王作。時代悠遠、其可疑四也。按其銘文之意、苟字之用不妥。苟、多訓若。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苟、猶若也。易繫辭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云「苟之爲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苟字、又訓誠。其意亦多類若。朱子章句云「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則亦此意也。此二說並、解苟字以爲若、苟日新之句、承之以則字。然觀其銘、則每句押韻、其文平明。大學篇所以引之之意、蓋在日新。但重日新二字以強自戒之意耳。章句及大學原本釋義之說、其所本在苟字。而文意失平明。苟字不妥。其可疑五也。近郭氏沫若、據保定出土三件殷商古戈銘、以爲「兄日辛、祖日辛、父日

「辛」之誤讀。其說有據矣。今摘記其要如左。

湯之盤銘，案此寔大有可疑。第一、銘辭簡單，何以遽知爲成湯之器？第二、殷周古器傳世頗多，其有銘者已在三千具以上，曾無一例純作箴規語者。此銘何以全不相侔？卽銘非僞託，乃出於誤讀也。其原銘，當爲「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何以證之？曰，近年保定出古戈三具、



兄日丙
兄日癸
兄日庚
兄日辛
兄日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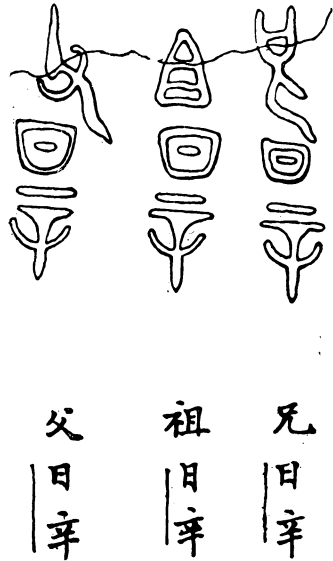


祖日乙
祖日丙
祖日庚
祖日辛
祖日丁
大祖日乙



父日乙
父日丙
仲父日癸
大父日庚
大父日辛
祖日乙

此三戈列銘兄祖父之名，名雖分列各器，然如第三器則祖父並列。視此，則兄祖父之名同列於一器者自所應有。余謂，此「湯之盤銘」卽其一例也。今依戈銘文例書之，當如圖。



銘蓋右行、先父・次祖・次兄、讀者依後人習慣左行讀之。故成今次。銘之上端當稍有泐損、形如圖中曲線所界。故又誤兄爲苟、誤且（古文祖）爲日、誤父爲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傳會其意、讀辛爲新。故成爲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父字缺上與又形近、且字缺上與日形近、均可無說。兄之誤苟、亦因形近而然。苟字之見於金文者、如師虎毀之「苟夙夕勿廢朕命。」字作𠄎、用爲敬。敬字頗多、所從苟字大抵同此、如師夔毀之𠄎、儔兒鐘之𠄎、卽其例。更有省作𠄎者。如大孟鼎之「鬻𠄎乃維德至」、又「若苟乃政」、大保毀之「克苟亡譴」、是也。鼎文作𠄎、毀文作𠄎、均苟之省口作者。案乃象形之文、蓋卽狗之初字也。狗苟古本一字、左氏襄十五年傳「鄭人奪堵苟之妻」、釋文「苟寔象形口聲之字、說文謂「从艸句聲」者、乃沿爲形以爲說也。苟苟用爲敬者、敬之言警也。自古用狗以警夜。故卽假狗形以爲敬。——郭沫若、金文叢攷

康誥曰作新民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尙書、康誥

周公誥康叔曰「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作者、鼓舞振作之謂。蓋久安之時、人狃安肆、積亂之後、俗尙麤獷。爲之治者、不可不更張治具一新風俗。衛、紂之故都。化其淫肆、餘風未殄。故周公告之以此。欲其輔王以安定天命作新斯民也。此篇引之以爲證。新民之說、其祖之歟。——伊藤東涯、大學定本釋義

作新民、謂鼓舞作興其民而新之也。非自新之謂。——中井履軒、大學雜議
愚按、以新民爲自新之民、於古文法、不妥。當爲作興而新之之義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引書則用曰字、引詩則用云字、全篇皆爾。今此引詩、獨用曰字、蓋傳寫之誤。——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正義本、宋刻九經本、皆作詩云。——海保漁村、大學鄭氏義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韓詩外傳卷五

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漢書、高帝紀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極、本屋極之極。莊子、有夫妻臣妾登極者。音義、司馬云、極、屋棟也。（則陽）說文、極、棟也。

——海保漁村、大學鄭氏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孟子、萬章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禮記大學篇鄭注

緡蠻、音緡。一音亡取反。毛詩作緡。傳云「緡蠻、小鳥貌。」——陸德明、經典釋文

人而不知止於至善、則仰有愧於天、俯有忤於人。焉得安且樂乎。甚則驕奢淫泆、放辟邪侈、又甚則流連荒亡、殘賊暴虐、至身亡國滅而後已。是實以人而不如鳥者也。夫子解詩之妙、如此。學者豈可不凜然而反觀內省乎。——大田錦城、大學原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

注〔緡繼續也熙光明也〕

緡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禮記大學篇、鄭注

敬止者、止於敬也。在詩止爲語辭。此引以取義。古讀詩者之無定義也。文王有天子之德而止於敬。

——荻生徂徠、大學解

爲人臣止於敬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子、公孫丑下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漢書、賈山傳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云々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論語、子路篇

蓋孔子去魯而居衛之日獨多。門人亦多衛人。而衛多君子。（左襄二十九年季札曰衛多君子。豈不然乎。）予竊疑大學亦衛人作。故其書、動引康誥以及淇奧也。——荻生徂徠、論語徵

澳、隈崖也。菴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誼、忘也。道、猶言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釋文引草木疏云、澳水名。孔疏亦謂。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而以毛公隈澳爲誤。今陸疏並無此文。意今本脫落乎。案張華博物記以爲有澳水流入於淇。而水經注疑之、且辨此水卽詩泉源之水。余因思泉源原泉水、詩所謂亦流於淇者也。雨水相入、必有隈曲之處。奧乃隈曲之稱。詩人指泉水入淇之處爲淇奧。後人因詩之言、遂名泉水爲澳水。——陳啓源、毛詩稽古篇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愚按、爾雅釋訓、亦有此文。喧作烜、諠作諼、而無五者字。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篇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荀子、大略

按詩淇澳首章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二章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其三章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皆稱其德容之美冠服之盛耳。與學問研究之事、本不相涉。子貢點化其意以對揚夫子之言。故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此篇所叙、豈因子貢之言而取義歟。——伊藤東涯、大學定本釋義

愚按、定本釋義說是也。荀子引以爲學問之事、大學篇引以爲學問自修之事、則斷章以取義也。說又見於

伊藤東涯、讀詩要領。蓋爾雅釋訓之文，乃採於大學篇也。說詳於內藤湖南、研幾小錄。

學、學問也。學屬於知。脩係於行。但切磋琢磨，非有兩樣工夫。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是專言學問、而不言自脩。其互文可知也。——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愚按、荀子以切磋琢磨爲學問、而大學篇以切磋爲學、琢磨爲自脩。此分知行以說之也。學者知之事、自脩者、行之事。以知爲行之先、乃與以格物致知爲誠意之先同。此大學篇之意也。故以切磋爲學、琢磨爲自修。然古之所謂學也者、兼知行而言之。非有學與自脩之二事也。荀子以爲學問之事、則此意也。大學篇、乃於修爲之工夫、分知行也。此切於躬行處也。

注〔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云々〕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爾雅釋器

按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傳同之。蓋爾雅採毛傳也。朱注「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優乎爾雅拘々分屬者遠矣。但切磋係骨角、琢磨係玉石、猶未免分屬耳。且磋亦治玉之名。故又作磋。荀子大略「如切如磋。」切、切斷也。凡切斷者、必以刀鋸。雖玉石、亦不可不切斷。——仁井田南陽、毛詩補傳

愚按、切磋之切、非切斷之意、亦與磋磨同義也。史記刺客傳云「樊於期偏袒揜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索隱云「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是以切爲磨也。爾雅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蓋古語分屬者也。禮記、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越絕書、吳內傳第四云「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

祿。」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是崩薨卒不祿死、分屬也。禮記曲禮云「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說文云「七十曰老。年八十曰耄。年九十曰蓐。」是亦分屬也。然則切磋琢磨、亦分屬、爾雅之訓是也。

注〔恂鄭氏讀作峻〕

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恂峻、古音同部。故得相假借。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祝陸後碑作「鄉黨遼遼。朝廷便便。」可爲恂峻字通之驗。史記李廣列傳「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如鄙人。」並字異而義同。莊子齊物論「民處則惴惴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惴惴恂懼卽此所云恂慄也。國語、晉語「高山峻原。」注「峻、峭也。」恂或作峻者、蓋以恂爲岫之假借。恂岫聲同、岫峻義同。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嶷嶷嶷岫。」注「嶷嶷、節級貌。」魏都賦「階階嶷嶷」、注引埤蒼曰「嶷嶷、山崖之貌。」是岫卽峻也。嚴峻、猶言嚴峻。詩節南山「維石巖巖。」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鄭箋「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大學引詩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詩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陳喬樞、禮記鄭讀攷文十五年公羊傳「筓將而來也。」釋文曰「筓音峻。」筓恂並從甸聲、筓有峻音。故恂得通作峻。——俞樾、禮記異文箋

注〔恂武毅之貌〕

恂、武兒。詩曰、瑟兮僩兮。——說文

衛風淇奧傳「瑟矜莊兒。僩、寬大也。」許言「僩武兒。」與毛異者、以爾雅及大學、皆曰「瑟兮僩兮者、恂栗也。」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兒嚴栗。與寬大不相應。故易之。僩、左傳、方言、廣雅、

皆作攔。左傳「攔然授兵登陣。」服注「攔然、猛兒也。」杜注「攔然、勁忿兒。」方言「攔、猛也。晉魏之閒曰攔。」廣雅亦曰「攔、猛也。」而荀卿子「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則以陋陋與寬大反對。與毛合。蓋大毛公固受詩於孫卿子者。——段氏說文注

按憊、蓋嫻雅之意。荀子榮辱、陋者、俄且憊也。憊與陋對。其意可見。——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赫喧宣著盛大之貌〕

赫、大赤兒。——說文

大、各本作火。今正。此謂赤。非謂火也。赤之盛。故从二赤。邶風赫如渥赭。傳曰、赫赤兒。此赫之本義也。若生民傳曰「赫、顯也。」出車傳「赫赫、盛兒。」常武傳、罔云「赫赫然盛也。」節南山傳「赫赫、顯盛也。」淇奧傳「赫有明德、赫赫然。」以及雲漢傳「赫赫、旱氣也。」桑柔傳「赫炙也。」皆引申之義也。——段氏注

喧、陸或作宣。今按喧讀爲煊。火盛貌。——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注〔威可畏也儀可象也〕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傳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至善二字之中、包止於至善之義。繫辭上文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下文云「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之一字、包極深之義。幾之一字、包研幾之義。古文此例極多。——海保漁村、大學鄭氏義

愚按、朱子注云「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卽此意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注〔於戲歎辭〕

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史記、韓信盧縮傳贊

注〔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

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禮記大學篇鄭注

前王、謂文武。其賢、謂前王所賢用之人。其親謂其孫子。——荻生徂徠、大學解

愚按、漢書諸侯王表、引大雅板詩介人惟藩大師惟垣之章云「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闢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師古云。「親賢俱封、功德並建。」王子侯表云「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冀奉傳云「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並以其賢爲前王所用之賢人、以其親爲其孫子也。

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以、與是以同用。墨子脩身云「此以怨省而行脩矣。」是也。——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愚按、論語顏淵篇、亦有此語。而朱子論語集注云「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爲難、而使民無訟爲貴。

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

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徒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大戴禮、禮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注〔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

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禮記、大學篇鄭注

情字宜屬上人。左傳「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可以見焉。——井上金峨、大學古義

按夫子之語、言德化之感人。不待解釋、其義自明。此篇引之、則爲嚴明之政人不敢欺之義。豈亦引詩斷章之類歟。較之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藹然有仁恕之意、其氣象大是不同。——伊藤東涯、大學定本釋義

秦欲攻周。周最請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戰國策、西周

愚按、大畏民志、與畏天下、同一文法。畏天下者、謂使天下之人畏懼也。大畏民志者、謂使民之心志畏服也。此義觀上文所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可知矣。

大畏民志者、民志可畏也。如匹夫不可奪志之志。氓之蚩々、其志亦甚可畏。故苟不得其情、則不敢輕決之。此聖人所以必務本也。鄭玄朱熹以畏服民心爲義。則失志字義矣。且此義也、聖人之道所無。乃衛鞅李斯之所道、其禍有不可得而言者。不可從矣。——荻生徂徠、大學解。

愚按、荻生氏之說、非大學篇意矣。鄭朱之解是也。然以畏服民心義爲聖人之道所無、可謂有所見矣。上所引大學定本釋義、亦言此意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注〔母者禁止之辭〕

愚按、禮記、曲禮上云「毋不敬。」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母音無。說文云、止之詞。」朱子章句之注、蓋本於此。然、史記刺客傳云「太子送至門、戒曰、毋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又云「丹所以誡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此勿母同用、禁止之辭、與曲禮勿不敬同一句法。然刺客傳又云「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此乃與無同義、非禁止之辭也。然則毋自欺也、卽無自欺也。非禁止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如惡惡臭、以惡惡言。如好好色、以好善言。故云如。——海保漁村、大學鄭氏義

注〔謙讀爲慊苦劫反謙快也足也〕

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𦏧。𦏧、閉藏貌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慊、徐苦箴反。——陸德明、經典釋文

按荀子榮辱篇「彼臭之而無慊於鼻。」注曰「慊當爲慊。狀也。」此以謙爲慊、猶彼以慊爲慊。——俞樾、

禮記鄭讀者

謙者、慊之聲同、假借字。史記樂毅傳「以爲慊於志。」索隱云「慊亦作謙。」漢書、尹翁歸傳集注云「謙

古以爲謙字。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嫌于鼻。」注「嫌當爲慊。」又非十二子篇「嗛然而終日不言。」解蔽篇「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注並云「嗛、與慊同。快也。」快、卽厭足之意。——陳喬樞、禮記鄭讀攷自謙、蓋古語。故曰此之謂也。——荻生徂徠、大學解

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注〔間居獨處也〕

愚按、間居、非必獨處也。禮記有孔子間居篇、大戴禮記亦有孔子間居之事。

厭然

注〔厭鄭氏讀爲壓厭然消沮閉藏之貌〕

厭、讀爲壓閉藏貌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荀子王制云「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又儒效云「嗛然若合符節。」又彊國云「蹶然而雷擊之。」與中庸闡然、孟子闡然、字異音同。俱是揜匿閉藏之義。——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儀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曲禮下「厭冠不入公門。」注「厭、猶伏也。」荀子禮論「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注「厭、掩也。」厭字、訓伏訓掩、皆與閉藏義近。厭、與壓古字通用。荀子王制篇「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注云「厭、讀爲壓。言壓然深藏。」亦從鄭義。漢書古今人表「狐壓」、文選作狐厭可證。說文「壓、中黑也。」廣雅釋器「厭、黑也。」釋名曰「黑晦也。如晦冥色也。」黑色晦暗不明。故訓爲閉藏之貌。一曰「壓、卽黠也。」黠壓、聲義並同。古字從厭。從音者、每多通假。詩「厭厭夜飲。說文引作壓壓。韓詩作惰々。是其例也。——陳喬樞、禮記鄭讀攷

慎獨者、言雖間居獨處、人所不知之地、猶能戒慎恐懼、不敢怠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皆慎獨之義。——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如見其肺肝然

「然」、比事之詞也。若大學如見其肺肝然、是也。亦常語。——王引之、經傳釋詞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荀子、不苟篇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淮南子、繆稱訓

注〔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按朱子易慎字以謹字、避孝宗諱也。——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愚按、南宋孝宗（一一六三—一一八九）、諱曰昚。此古文慎字。

慎、謹也。从心、眞聲。——說文
謹、慎也。从言、堇聲。——說文

未有不誠而能謹者。故其字从眞。——段氏說文「慎」字注

慎字、今訓謹。古則訓誠。小雅「慎爾優游」、「予慎無罪」、傳皆云「誠也。」又「慎爾言也。」大雅「考慎其相。」箋、皆云「誠也。」慎訓誠者、其字从眞。人必誠而後敬。不誠、未有能敬者也。敬者、慎之第二義、誠者、慎之第一義。——段氏說文「眞」字注

愚按、說文云「敬、肅也。」又云「肅、持事振敬也。戰戰兢兢也。」段氏云敬者慎之第二義者、卽此意。非敬人之謂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注云、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注云、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注云、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荀子、不苟篇

獨者、人之所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髣髴遇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人嘿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慎其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慎當訓誠。據釋詁云「慎、誠也。」非慎訓謹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慎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爲釋。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爲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古音。——郝懿行、荀子補注

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訓爲誠。非上文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微、卽大學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慎獨不當有二義。陳云、「中庸言慎獨、卽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愨、是慎其獨卽誠其獨也。慎獨之爲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慎之爲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爲古義而謹爲今義也。——王念孫、讀書雜誌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禮記、大學篇孔氏正義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嚴乎、言可畏敬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其嚴乎、言其可畏也。詩商頌殷武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卽此嚴字。——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富潤屋德潤身

富潤屋以下十字、因曾子語、更廣其意。——朝川善庵、大學原本釋義

心廣體胖

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禮記、大學篇鄭注

按說文胖半體肉。一曰、廣肉也。此心廣體胖、斷非言其多肉。胖當讀盤桓之盤。廣韻盤俗作杵。正由假

胖爲盤。俗字遂誤作木旁。盤樂也。盤樂安舒有仰不愧俯不忤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磐大石也。磐字說文

無。通作盤。是盤有大義。故鄭云、胖大也。——宋翔鳳、大學古義說。

富潤屋以下三句、鄭玄曰、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是矣。朱熹疑廣下無則。不識古文辭。不可從

矣。富在內、而望其屋奐焉、內有德、則見於面盎於背。心廣則體胖。德之不可不務也如此。故君子必格

物致知以誠其意。——大學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懣、怒貌也。或作憤、或爲寔。——禮記、大學篇鄭注

按詩狼跋篇「載寔其尾。」說文足部引作載躓其尾。懣通作憤。猶寔通作躓矣。或作寔、則文之省也。

——愈樾、禮記異文箋

尙書多方「有夏之民叨憤。」說文作蠶云「忿戾也。从至。至而復遜。遜、遁也。」引周書曰「有夏之民叨

蠶。蠶、讀若摯。」詩狼跋「載寔其尾。」說文引詩、又作躓云「躓、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躓其尾。」

可爲憤懣古通之證。此寔字、卽懣之消借、猶詩寔字爲懣之消借也。憤、卽懣之異文、猶詩躓爲躓之異

文也。——陳喬樞、禮記鄭讀攷

所有好樂則不得其正

注〔好樂並去聲〕

人主者、人臣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戰國策、秦、昭襄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注〔之猶於也〕

秦之楚者多資矣。——戰國策、秦上、惠文君

大學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朱注云、之、猶於也。愚案、之得爲於者、詩國風、于以采蘩、箋謂、于以、猶

言往以。然則之有往義。故轉訓爲於也。——劉淇、助字辨略。

『之』猶於也。『諸』『之』一聲之轉。諸訓爲於。故之亦訓爲於。禮記檀弓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

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言於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於死而致生之、則不知也。鄭訓之爲往、失之、大學

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言於其所親愛而辟也。鄭訓之爲適。亦失之。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

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亦於也。互文耳。——王引之、經傳釋詞

按戰國策秦策、陳軫曰、以此明臣之楚與不。注之亦猶於。韓非難三、子產曰、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

憂……文義與此同。——鄭氏義。

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按敖惰二字有病。書曰「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語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侮。其雖平平人、

豈可以敖惰待之哉。公明宣稱曾子曰、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由此觀

之、大學之書、非曾子門人之所記明矣。——伊藤仁齋、大學定本。

愚按、「不侮鰥寡」、周書、康誥、無逸、不字下並有敢字。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左氏哀公五年傳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記、曲禮。

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同、鄭注。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碩、大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故諺有之節、按此主客之文法。上句主、下句客。惡碩叶韻。——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愚按、孟子告子篇云「人莫有不善、水莫有不下。」亦上句主、下句客。古文往往有此文法。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云々

不出家、與老子不出戶、孔子家語好生篇、不出環堵之室、其義大抵相同。——大學原本釋義。

慈者、左傳、父慈子孝之慈。本篇爲人父止於慈之慈、言愛子也。非慈愛百姓（荀子）之義。——大田錦

城、大學原解。

首章八目、自家而國而天下。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似大學主天子說矣。此章說治國之道。據首章例、

則是天子先治其畿內之事。孝事君之云、似不合條例。於是諸家紛紜、嘈雜極矣。今考本篇明曰、自天子

以至庶人、則其言雖主天子說、而實則下及庶人、涉上下、通貴賤、大學之道然也。故於正心脩身齊家二

章、專就恒人言、可以見矣。且止善章言文王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則知凡以通上下貴賤言。此大

學之道、所以不可廢也。然則此章治國、主諸侯言。——大學鄭氏義。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愚按、尚書如作若

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語類。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論語、泰伯篇

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管子、問篇。

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管子、宙合篇。

上義高節、則民興行。——漢書、匡衡傳

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漢書、循吏傳

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自知背高帝約、恐爲大臣諸侯所誅、因謀作亂。——漢書、高后紀

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

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犇。——禮記、大學篇鄭注

一家、謂人君之一家。——大學原本釋義。

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是一家人、一國興仁也——鄭氏義。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蓋古語。——大學解。

左傳隱三年、鄭伯之車償於濟。又昭十三年、牛雖瘠償於豚上。僖十五年、張脉償興。——知言

廉雅釋詁三、「戾、很也。」釋詁四、「吝很恨也。」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方言十、

「荊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愒。」愒、恨也。貪利者、必反仁。故戾訓爲很。貪利者、必多怨。故吝訓爲恨。戾、吝、語之轉。很、恨、聲之轉。音近。故義亦通。——陳喬樞、禮記鄭讀攷

玉篇、戾、力計切。吝、力進切。戾、與力雙聲、吝與力亦雙聲。故吝得轉爲戾。戾者吝之假字。鄭訓利非也。——俞樾、禮記異文箋

釋文「賁、徐音奮、本又作債。注同。」是陸本禮記作一言賁事。射義「賁軍之將。」注云「賁讀爲債。債猶覆敗也。」是讀與此債事同。債或爲犇者、古奔字。賁與奔通。大戴禮夏小正元駒賁傳曰「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淮南子天文訓「賁星墜而勃海決。」注云「賁星、客星也。」倣真訓注同。爾雅釋天「奔星爲約約。」舊注曰「流星大而疾曰奔。」衆經音義曰「古文驥、今作奔。同。」此經假賁爲債、或本遂因而

作奔耳。——禮記鄭讀攷

說文天部「奔從天賁省聲。」故奔與賁通。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周易賁卦釋文

「王肅音扶文反。」卽與奔聲相近。債亦從賁聲。故或爲奔矣。——俞樾、禮記異文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云々

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云々

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淮南子、繆稱訓

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上

疏云「諸、於也。」鄭朱諸家皆同。——鄭氏義

求者、責求也。易艮六四注、止求諸身。疏曰、求、責也。非字、亦非責之義。禮檀弓、人豈有非之者哉。

注不責於人所不能。鄭訓非爲責。穀梁所云、非吏非民、非巢非吳子、范甯訓爲責、是也。——鄭氏義。

所藏、猶言所存。其曰藏者、言所存不一也。卽上文孝悌慈、是也。所藏乎身者、不能恕而行之、但欲以

言語曉喻人、不可得也。——大學原本釋義。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注〔夭夭少好貌〕

夭夭蓁蓁、美盛貌。——禮記、大學篇鄭注

夭夭、說文引詩作杕杕。云「木少盛貌。」——大學原本釋義

注〔之子猶言是子〕

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莊子、田子方

蘇輿云「之客、猶是客」

之子者、是子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之、是也。故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常語——王引之、經傳釋詞

古、之是同。爾雅「之子、是子也。」——鄭氏義

鄭人醢之三人也。——左氏襄公十五年傳

之、猶是也。言鄭遂醢是三人也。昭五年、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及莊子之人也之惠也、之字皆當解爲是。

——竹添井井、左氏會箋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儀、卽禮儀之儀、有儀而可則謂之儀。——大學原本釋義。

按四國猶云四海。古書率爾。——知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云々

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

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僭。矩、或作巨。——禮記大學篇鄭注

釋文「僭、本作倍。」是陸本禮記作僭字、僭與倍同。經解曰「倍死忘生。」坊記曰「僭死而號無告。」又

曰「示民不僭。」緇衣曰「則民不倍。」皆其證也。孟子滕文公上「師死而遂倍之。」音義引丁云「倍義當

作僭。古字借用耳。」然則僭棄字、當作僭爲正。倍其假借字也。——陳喬縱、禮記鄭讀攷

按明堂位篇注「負之言、僭也。」釋文曰「僭、本作背。」是僭、卽背字。釋名釋形體曰「背、倍也。在後

稱也。」是背倍義通。故倍通作背。孟子滕文公篇「師死而遂倍之。」音義引丁音同倍。義當作僭。古字借

用耳。——兪樾、禮記異文箋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荀子、不苟篇

矩、正方之器也。——楊倞注

鄭轉絜爲挈。讀如挈壺氏之挈。挈猶執也。執矩以度之、不失尺寸。——安井息軒、大學說。

絜、挈通。謂提矩度上下之長短也。前後左右皆然。——中井履軒、大學雜議。

絜、與挈壺挈瓶之挈同。提舉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挈矩者、謂舉矩以度之也。——大學

原本釋義。

釋文云「拒音矩。本亦作矩。」是陸本禮記、字作拒。又云「爲巨。音拒。本亦作矩。」左氏桓五年傳「鄭子元清爲左拒。」注云「拒方陳。」是古文假拒爲矩字。淮南齊俗訓「拘罷拒折之容。」高誘注「拒折方也。」亦假拒字爲矩。攷工記、輪人「必矩其陰陽。」注「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又云「萬之以眡其匡也。」注「故書萬爲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萬者矩之聲近假借字。此經假拒爲矩。猶攷工記之假距爲矩也。或本拒字之消借、爲巨。亦猶攷工記萬字之消借爲禹也。管子宙合篇成功之術、必有巨獲。注以巨獲作矩獲。是亦借巨爲矩字。矩通作距者、釋名釋形体曰「鬢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似矩也。矩又通作拒。漢修堯廟碑圖象規拒、拒卽矩字也。——陳喬樞、禮記鄭讀攷按說文規矩字、本作巨。或作架。無矩字。釋文出拒之曰「音矩。本亦作矩。」又出爲巨曰「音矩。本亦作矩。」是陸氏所據本、經文作絜拒之道。注作拒或爲巨。蓋假拒爲規巨字。而或本則其本字也。自矩字行而改經文作矩、非。鄭本亦非陸所見之本矣。——俞樾、禮記異文箋。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云々

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淮南子、繆稱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禮記大學篇鄭注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注〔樂音洛只音紙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

樂只、民樂之也。民之父母、卽爲人君止於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卽能絜矩之道者。——荻生徂徠、大學解

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尙書、洪範

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人曲備之者也。」——尙書大傳

此之謂民之父母

平子怒，拘藏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左氏

昭公二十五年傳

此之謂、亦一種古言。周禮鄉大夫職亦有之、曰、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誨衆庶云々。此謂使民興賢、出使

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竹添井井、左氏會箋

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禮記大學篇鄭注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云々

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廼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

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

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々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々、盛貌也。師

尹、尹氏、爲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爲衆庶所瞻仰。)其申救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

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

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也。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

不可不慎也。——韓非子、說疑。

僂、與戮同。刑戮也。墨子所染云、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荀子王霸云、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卽此僂

字。——大學原本釋義。

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巖巖、喻師尹之高巖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禮記大學篇鄭注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云々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漢書、翼奉傳

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得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監、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詩大雅文王篇、孔氏正義
有德此有人云々

易斯字以此字。亦大學之文法。——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有土此有財云々

用、謂國用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財、謂金穀之類。——大學原本釋義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云々

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

藏、必厚亡。——禮記大學篇鄭注

內者、親之之辭。外者、疎之之辭。——大學定本

爭民、使民爭也。——安井息軒、大學說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有德之謂。——左氏成公十六年傳

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詩大雅文王、天命靡常。——大學原本釋義

二之字、指天命言。——同上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云々

楚書、惟是楚國之典籍矣。此二句、蓋其全文。非節取國語。——中井履軒、大學雜議。

按、善即上文善則得之之善。仁親亦謂仁慈親愛也。——東條一堂、大學知言。

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韓非子、主道

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如有一介臣——尙書、秦誓

介音界。馬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陸德明、經典釋文、尙書音義

秦誓、尙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穀。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介字隸書作介。省ノ則爲介矣。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賀反。猶大之音唐佐反、柰之音奴箇反。皆轉音也。

後人於古拜反者則作介、於古賀反者則作介。而不知介卽介字隸書之省、非兩字也。請以七證明之。秦誓

「如有一介臣。」釋文「介音界。馬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大學引作「若有一个臣。」釋文「介、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正義作介云「若有一耿介之臣。」文十二年公羊傳引作

介。釋文「介、古拜反。尙書音古賀反。」漢書孔光傳「放遠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介、謂

一介之人。」後漢書杜詩傳「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作介。是介、卽介字。釋文雖強分古賀反者爲介、然大

學釋文云「介、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則作介者亦可音界。公羊釋文云「介、古拜反。尙書音古賀

反」、則作介者亦可音箇。介與介、豈有兩字乎。其證一也。襄八年左傳「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杜

注曰「一个、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注曰「一个、單使。」釋文竝曰「介、

古賀反。」案介、卽介字。方言「介、特也。」廣雅「介、特、獨也。」昭十四年傳「收介特。」注曰「介

特、單身民也。」是介字訓獨訓單。傳文是一介。故注曰獨使、曰單使也。雜記曰「使一介老某相執紼」、

猶左傳之言使一个耳。」吳語亦曰「一介嫡女」、「一介嫡男」、與一个無二義也。雜記釋文曰「介、音界。

舊古賀反。」昭十四年傳釋文曰「介、音一介。又古賀反。」是一介老之介、介特之介、兼有古賀反之音。不必作介而後音古賀反也。其證二也。云々。——王引之、經義述聞

愚按、介卽介字隸書之省也。王氏經義述聞辨之詳矣。竹添井井、左氏會箋、襄公八年條、乃以介爲介之轉訛。其意、則本於馬融注秦誓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及孔疏云「一心耿介之臣」也。而王氏經義述聞、亦引馬注、而不爲非。然雜記云「一介老某」、吳語云「一介嫡女」「一介嫡男」、則非耿介之意可見矣。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尙書秦誓

愚按、兮、秦誓作猗。王氏經傳釋詞云「猗、兮也。書秦誓曰、斷斷猗。禮記大學、猗作兮。詩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猗、猶兮也。故漢魯詩殘碑、猗作兮。」

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休休、言其善也。——荻生徂徠、大學解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愚按、尙書秦誓、二寔字、作是、尙亦作亦職、媚作胃。

若己有之、不啻若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尙、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禮記大學篇鄭注。

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尙有利哉。——鄭氏義。

曰、與越同。——大學原本釋義。

利殆二字、係於國、而不屬於民。尚書于下文云、邦之杌隉、邦之榮懷。榮懷、卽利、杌隉卽殆。可以見矣。——大學原本釋義

彥、與盤同部字。士冠禮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廣韻、彥、魚變切。弁、皮變切。然則彥之通作盤、猶弁之通作盤矣。——俞樾、禮記異文箋

盤彥、一聲之轉。或本彥聖、用假借字、作盤聖。猶漢書嚴助傳「雁行」、用假借字作顏行也。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盤、古文作般。與班通。斑、卽辨字。說文「辨、駁文也。从文辨聲。衆經音義十二、引蒼頡曰「辨、文貌也。」是斑、與彥義同。易、屯「乘馬班如。」王肅注云、班如、盤桓不進也。

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作般。」隸釋載魏孔羨碑、作班宗彝。左氏僖五年、經「曹伯班卒。」公羊作般。襄二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是斑班般、古文通用之證。周禮「內饗般臂。」注「般臂、臂毛有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般般之獸。」索隱云「般般、文采之貌也。」是般與彥、義同。——陳喬樞、禮記鄭讀攷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禮記大學篇鄭注

皇云、進猶屏也。——陸氏釋文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古語也。——大學解

據論語、則是爲孔子之言。仁人作仁者。無爲字。——大學知言

愚按、爲能愛人能惡人、古文法、見于諸書。孟子梁惠王下云「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踐事吳。」漢書、韋玄成傳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爲字、語助、蓋強語勢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陸德明、經典釋文

注〔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釋文「命、依注音慢。」命、古音在十二部。慢、古音在十四部。異部、聲類相近。故語轉聲變。誤而作命。注云「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此鄭君據義審聲、以正其誤者也。——陳喬樞、禮

記鄭讀攷

改爲怠、不如慢字切當也。今斷從鄭說。按讀命爲怠、形聲兩失、於義亦淺。不可從矣。——鄭氏義

古文諧聲、本有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同母也。存取才聲、恩取鹵聲、鳳取凡聲、皆聲之正轉。說文、𪔐、嬰聲而讀若宰、韃蚩聲而讀若猥、翰弇聲而讀若鷹、者占聲而讀若耿、棚朋聲而讀若陪、疇壽聲而讀若淑、諱革聲而讀若戒、敬豈聲而讀若猥、踰篇聲而讀若莘、𦉳八聲而讀若頽、踰讀若非、𨔵是聲而讀若瑱、楛胥聲而讀若芟、邗年聲而讀若寧、輪命聲而讀若戾、棧炎聲而讀若導、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慢。」命卽慢之轉。宋儒讀爲怠者、非也。——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答孫淵如書

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按謂上全篇皆用此字。而此獨用是字。是作者弄筆處。夫猶其也。——知言。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盡心下。

蓄必及於身。——管子、宙合篇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左氏宣公二年傳

夫、猶其也。大學「蓄必逮夫身」、少儀「加夫櫜與劔焉」、皆一例也。——龜井昭陽、左傳續考

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史記、蒙恬傳

拂、猶僂也。逮、及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道、行所由。——禮記大學篇、鄭注

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孔疏。

大道、猶言大方。言通天下而無所違也。——大學定本。

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語類。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語類）仁者以財發身云々

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禮記大學篇鄭注

發、當作藩。聲之誤也。左傳昭元年云、「貨以藩身。」藩者、藩衛之義。故國語魯語下作有貨以衛身也。可證。——片山兼山、山子垂統。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己府庫財爲己有也。——禮記大學篇鄭注兩其字、皆指君而言。——海保漁村、大學鄭氏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云々

愚按、孟獻子之事、見於左氏文公十五年傳、成公十三年傳、十六年傳、襄公七年傳等。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土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禮記大學篇鄭注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鷄豚之息。

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王念孫曰、幣、乃敵之誤、施當爲柎。

今籬字。謂籬落敝壞、不脩葺之也。)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懼、而孤

寡有所措其手足也。——韓詩外傳卷四

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韓非子、二柄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々。——左氏昭公四年傳

凌人掌冰云々。——周禮、天官

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鄭注。

馬鷄水豚、大小相照而已。馬乘不論士大夫。畜馬者、卽是。士有上下。上士固得乘車矣。乘車必畜馬。不俟試大夫。——中井履軒、大學雜議。

畜馬乘、謂士也。士亦有世祿者。所謂上士也。上士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不啻此也。其家富者。所畜亦多。故禮曲禮篇云、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原本釋義。

豕、彘、豚、三者之異同、傳註家略、以爲易知、而未之辨。後亦未繇辨之。今人概呼爲豬。然豬固有家豬野豬之別。左傳曰「封豕長蛇」野豬也。豕三歲曰豨。詩並「驅從兩豨兮」、亦野豬也。孟子云「狗彘食人食」、家豬也。然禮牛羊豕爲牢。詩執豕于牢。爾雅「豕所寢曰櫨」、則又皆以家豬爲豕。而史記、上幸上林、有彘突入、則抑以野豬爲彘、莫之辨也。今按家豬有兩種。其長喙大耳高足厚皮食艸而羸者、雖爲家畜、其類本自野豬來、則與野豬同、名爲豕、一名爲彘。若其喙短耳小足庠皮薄馴擾而不羸者、則名曰豚。豕彘雖家畜、可至數百斤。豚則能肥而不能大。故許慎曰「豚、小豕也。」南人養豚子、或稍令長大。北人則及小而飽之、兩三月而肥、全體蒸而食之。陽貨饋孔子蒸豚、是也。今淮泗臺宿間、所牧豬、逐水艸而食宿、亦殆與野豬無別。皆豕彘也。世或不知以豕子爲豚、不知豕豚殊類。豕子方小、在爾雅、自名爲豬。豚雖長大、不名爲豕。故孟子雞豚狗彘、旣言豚、又言彘、不嫌複也。——王夫之、四書稗疏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怒之、欲買

而啖其肉。——闕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一

愚按、藏冰之事、見於左氏昭公四年傳。漢書景帝紀四年云「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注云「凌室、藏冰之室也。爾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而唐時長安、亦有此俗。見於岑參詩。沍寒、伐冰於山谷、以藏之、至夏用之於賓食喪祭也。

百乘之家、謂卿也。孟子曰、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原本釋義

百乘、是方百里之賦、采地之大者。非周制。獻子、亦百乘矣。——中井履軒、大學雜議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蓋古語。——大學解

傳中曰此謂、曰是謂、皆傳者釋上文之詞。若或古語、猶作傳者口氣看爲是。——增島蘭園、大學章句參辨

獻子之語、專以富而言。非論位次。不當以位次作解。——中井履軒、大學雜議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詩縣篇「自土沮漆。」江漢篇「自召祖命。」毛傳、鄭箋、竝曰「自、用也。」

大傳篇「自仁率親。」鄭注亦曰「自、用也。」——俞樾、羣經平議

彼爲善之云々
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禮記大學篇鄭注

鄭注、以彼屬君言。其義殆不可通。或疑其有關文矣。彼當以小人言。此句申說上文必自小人之義。言長國家而務財用、所以必用小人者、以務財用之事、惟彼爲善之也。善、與能同義。荀子勸學篇「非能水

也。」楊注曰「能、善也。」彼爲善之、猶云彼爲能之耳。——俞樾、羣經平議

愚按、小人之使爲國家、卽使小人爲國家也。倒裝以強語勢也。左氏成公十四年傳「吾不獲鱒也使主社稷。」此無之字、亦同一語法。龜井昭陽、左傳續考云「使字在鱒也上是常語。今在下、是變法。」

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竝臻。(師古曰、菑、古災字)——漢書、董賢傳

菑、是天災。謂水旱饑饉之類。害、是人害。謂盜賊兵亂之類。管子內業云、不逢天災、不遇人害。是也。——中井履軒、大學雜議

竝至、猶言頻臻也。——大學原本雜義。

右傳之十章云々

注〔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君子務在擇人。——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

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

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韓詩外傳卷一